



程大利

大 家 之 路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

大家之路

程大利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程大利 / 程大利绘. — 济南: 山东美术出版社,
2005.11

(大家之路)

ISBN 7-5330-2134-7

I.程... II.程... III.油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1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0432 号

策 划: 姜衍波

责任编辑: 李晓雯

装帧设计: 李海峰 李晓雯

书 名: 大家之路——程大利

出 版: 山东美术出版社

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(邮编: 250001 电话: 0531-82098268)

发 行: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

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

(邮编: 250001 电话: 0531-86193019)

制版印刷: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2.75 印张

版 次: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6.00 元



程大利 人编者说

我热爱绘画，自幼年始，几十年不曾停止。今年正逢我人生一个甲子。宾虹老人称甲子之后生命又重新开始，志向之高远令我心仪。我请人刻了两方章，一方为“从头学”，另一方曰“化激情作流水”。

中国画艺术是做人的艺术，画如其人，人画一律。画家终生都是“闻道”的过程，也是修为的过程。由“君子”而“彬彬有礼”，而“日有三省”，而最终得道并且得寿，使书画褪火而绝俗，人和自然融成一体。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美妙处。仅这个过程，就是上苍对书画家的恩赐。至于《大家之路》丛书中的“大家”二字，让我犹豫了一阵。后来想想，也无大关系，对于正在努力中的画家，当代的定位难道很重要吗？不过，我仍感谢山东美术出版社的看重，这不啻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。

目 录

1 | 自 述

13 | 画家心语

13 | 关于人生

15 | 关于艺术

23 | 关于中国画艺术的随想

27 | 画家行旅

27 | 西行手记四则 (1990—1995)

37 | 旅德笔记(1993.8.29—9.29)

61 | 西藏七日记 (1996.7)

67 | 欧洲博物馆四记 (卢浮宫 普拉多 阿姆斯特丹 爱尔米塔什)

79 | 画家讲稿

79 | 中国画家的人文修养——在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的讲课提纲

87 | 书法艺术的人文精神和中国书画家的人文修养——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讲课稿

93 | 画家访谈

- 93 | 大师是回望历史时发现的——答《成都日报》记者包忠
103 | 在阅读和选择中度过时光——答《中国墨》编辑

125 | 专家评论

- 125 | 风格沉逸的山水艺术 邵大箴
133 | 自由人格与天籁共鸣 周韶华
139 | 偶尔 沈 鹏
141 | 程大利作品的人格生态 翟 墨
151 | 心事浩茫 意境苍凉——观程大利西部山水画 梅墨生
155 | 心的承诺 洛 齐
157 | 师心居过客随笔 阿 年
161 | 美在空灵淡泊中 马鸿增
167 | 蓦然回首 心路苍茫——程大利的学术与编辑生涯 徐沛君
175 | 我眼中的大利 吴泰昌
179 | 程大利山水人物画的文学性 陈咏华

187 | 艺术年表

自述

1945年农历8月19日（公历9月24日），我出生于江苏徐州。父亲生于北京通州，教会学校毕业后曾在旧省府供职；后来作了中学英语教师。母亲山东昌乐人，省立女中毕业后一直是小学教师。我自幼爱画，用粉笔在地上、墙上涂涂写写，常得父母鼓励。小学时，父亲给买了一本《齐白石的画》，百读而不厌。美术课作业总得老师嘉许，并有画作送“少年之家”展出获奖，作文写得也还可以。惟对数学没兴趣，之所以能考上中学是因为母亲给补了数月的算术。

母亲为人为事极为认真，常令我为她抄写教案总结之类，于是练字机会颇多。错一字会被母亲整页撕掉，因此也养成写字严谨规整的习惯。父亲教我颜柳，中规中矩，书写一项，起步甚早。1963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因家庭出身原因不被高校录取。翌年，在街道居委会动员下，下乡插队，赴汉高祖的故里沛县落户，时年19岁。没想到，微山湖边的四季图画和淳厚的民风让我感到新鲜而有生机，小时爱画的天资得以发展，义无反顾

地走上绘画一途。我初学画有两个老师，一个是长我两岁的徐州百货公司美工陈扬生，一个是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错划右派周节文。



与父亲和儿子的合影，时年父亲88岁，儿子25岁。父亲50余岁得心脏病，10余次住院，却享91岁高龄，皆因心胸豁达，清俭平和。

他们人品朴实，淡而无求，与我是无话不谈的亦师亦友。我自幼笃信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读书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什么学位，快乐而已。阅读习惯几十年不辍，高中语文老师张喆生（语言学家，曾有80万字《汉语方俗辞典》问世）对我作文的能力鼓励有加，是让我受惠一生的恩师。他的关于治学的格言和阅读的技巧对我帮助极大，乃至影响到我今天的中国画。到了高中，我的功课已经很好，这也膨胀了我读书的志向，读北大是我的第一理想。虽然我后来可以到北大去讲课，但到这所学校念书的愿望终未实现。1964年起，我开始在沛县图书馆借书，并成为该馆的朋友。1966年起图书馆封门，让我帮助理书，我反而有了进去看书的机会。凡中国古代画论、书论、文论及东

西方美学皆借来读。同时不停手地画速写、素描和小幅色彩写生，见鸡画鸡，见狗画狗。对契斯恰科夫体系初时兴趣甚浓，后来见到陈老

莲和任伯年的遗墨，便丢下铅笔操起毛笔，临池不辍。曾摘下门板临《八十七神仙卷》至深夜不停手，找来吴昌硕石鼓文和颜真卿《麻姑仙坛记》心摹手追，废寝忘食。“文革”爆发，我因出身问题正好逍遥，背靠藏书4万余册的沛县图书馆（对外不开放），等于读了10年的中文系，资质虽不佳，时间却从容。一介笨夫，读书百卷，虽不开窍，也有积累。同时期画下了数以百千计的素描头像和速写。数量之多，可以尺量，大量的色彩练习、笔墨功课影响到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孩子，其中有些成了大器。我担任农中教师的几年间是武斗最猖獗的岁月，我整个儿用来读书、画画、作笔记。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、康德、黑格尔和先秦诸子散文及俞剑华的《中国画论类编》等等就是这一时期读的。文学方面按游国恩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作为索引，按图索骥地寻找，系统阅读。从钟嵘的《诗品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到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中国文论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，读到得意处，可以文字充饥而不觉饿。此时，我考上大学的同学们正在学





头像写生 (1977 年)

速写 (1971 年)

工、学农、学军，在斗、批、改，深挖“五·一六”等等。

1971 年底，我被安排到沛县师范学校教书，担任音乐和美术两课的教师。这是 1958 年成立的老校，图书资料规模亦颇可观，读书要求仍能得到满足。这个学校的《星火》杂志对我日后帮助甚大，3 年后被调到沛县文化馆从事专职美术创作，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年画宣传画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如《做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》、《我们爱科学》等等。20 世纪 80 年代到广西出差，在一边远县城的中心广场还立着我那幅《做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》的宣传画。

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家



在沛县文化馆工作的几年培养了一批学生 (摄于 1980 年春)



1977年与夫人、儿子摄于沛县新生街25号机关宿舍

乡，民风崇文尚武。我在这里生活了17年，正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，回顾那段岁月，心存感激，一草一木，刻骨铭心。一是水土育人，我身上的许多好习惯是那时养成的；再是我日夜苦读，无人干预，17年的沛县生活读书阅世，令我长进不少。1979年，因为我屡屡参加美展并出版了一批年画宣传画，还在《南艺学报》上发表了几篇文章，江苏人民出版社萌动了调我的念头。当时高斯、鲁光、索菲几位领导和刘典章、陈汝勤两位老编辑，花了很大力气，才把我这个没有学历的人调到了出版社。在这之前的1978年为了学历，我报考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，我自觉答题如流水，一气

到交卷，但还是打了败仗。据说是因为外语的一分之差没有取我，而当时我的总分是第一名。具体缘由各方传说不一。总之，当年该专业一个也没取。看来，我与学历无缘。到出版社后我在老编辑们的帮助下，较快地进入角色，适应了完全不同于学校和文化馆的另一种生活，以我的知识积累和处事能力大胆工作，甚觉愉快。编辑是逐字阅读并时时判断选择的职业。那年头还挺讲究学术的严谨，甚至咬文嚼字，



赶海（1977年创作稿，此稿已易多次，此幅仍为未定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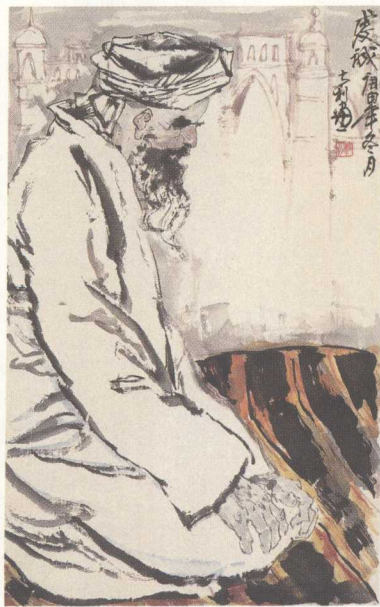
丝丝入扣。我真的从内心喜欢这个职业，心想，也是缘份如此。编辑这活儿太适合我了。

1984年元月，江苏美术出版社成立。人民出版社老领导索菲任该社总编辑，我被任命为副总编，友人视作仕途，我无此感觉。但频繁的会议，复杂的矛盾，重大的责任使我的认识论发生了变化，岗位逼着我必须恪尽职守，忌主观性和片面性，淡化感情色彩。而我天生是个感情重于原则的人，这便是我在“领导岗位”上的难题。“独立思考、与人为善”是知心朋友对我的评价。独立思考，有时无所顾忌，便有张扬之嫌；而与人为善，有时也会被误解，落下猜疑。好在我心胸颇大，隔夜便忘，这样一来，又显得责任感不是那么强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些性格状态对水墨艺术反而不无好处，也就随它去了。

在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位置上，我感兴趣的是《江苏画刊》。这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美术界的“弄潮儿”，影响和贡献已被历史定格。谈到这本刊物，首先要想到两个人——索菲和刘典章。《江苏画刊》的办刊方针是索菲首先提出来的。刊物在典章先生手上，个性立场愈发鲜明，成为新艺术形态的阵地。我持积极支持的态度，排忧解难，终审稿件。认为刊物是在倡导一种艺术上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，代表着时代的进步。这与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，是在推动着时代的艺术，后来省委宣传部、省出版局有关领导和一些老艺术家曾与我们就此刊物交谈，



在文化馆时创作了一批宣传画，此为其中之一（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


虔诚（中国画习作）1980年



在南京生活20年，搬家5次，
此为第3次搬家后，为斗室
命名“师心居”，此斋号一直
用到今日，已20载矣（1986
年摄于金陵高云岭）



我很细致地谈出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办刊物，为什么要倡导一种对传统的反思精神，为什么要宣传青年艺术家，有时一次谈话往往要几个小时。1992年，我在德国接受《北莱茵州报》记者的采访，她劈头就问：“在中国有创作自由吗？”我把刊有伊门道夫头像的刊物给她看时，她竟大吃一惊。伊氏在德国也是激进的艺术家的，她信服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、“洋为中用、古为今用”的道理。一个整版的采访使德国了解了开放的中国的文艺现状，使馆参赞说《江苏画刊》证明着泱泱大国的文化胸怀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社长任上兼任画刊主编，提出了“为时代立传”的办刊思想，团结了更多的美术家。刊物成为江苏美术出版社的旗帜和品牌。办江苏美术出版社时说了句大话——“把提高民族审美素质”作为办社目标。有理想总是好的，也确实让全社激动了几年。我们把“原始美术、民间美术和现代美术作为

1985年元旦，主持江苏美术出版社迎新茶话会（右桌正面者为索菲），江苏美术界少长咸集，好不热闹。



沛县老农（中国画）1979年

出书重点”，“质量、特色、效益”六字为办社方针，“让我们的书永远放在后人的书架上”成为编辑们的动力。我们出版了《敦煌石窟艺术》22卷、《老房子》、《老照片》、《童规》、《中国砖铭》、《中国民间美术丛书》、《中国当代美术研究》、《外国美术理论译丛》、《中国油画》、《中国现代美术》等一批读者认可的书。书使江苏美术出版社在业界有了名气。

编辑的工作使我的文化理想得以逐步实现，同时也使我视野开阔，眼界提高。从北京的故宫到台湾的故宫，我亲睹历代名作；从欧美到俄罗斯我遍读欧洲古典主义经典和100余年以来的艺术嬗变。不止如此，编辑岗位要求我必须站在学术的前沿，阅读之后再选择取舍。编辑必须与学者和专家们平等地对话，否则，只有服从的份儿，会丧失思考。如果一味地仰视学者，选择的责任就成了一句空话。所以，阅读仍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。我的阅读涉及到学界的最新成果，包括海外当下的学术状态，如本雅明、德里达、福柯和包德里亚。我的阅读有时超出了美术，广泛的视线虽不可能深入，但对我的思考和选择无疑是有帮助的。

编辑工作也使我更尊重知识，尊重画家和学者，当然也尊重着我们的编辑同行。青少年时代读《给初学画者的信》，读《素描教程》、《契斯恰科夫素描》、《列宾》、《苏里柯夫》、《希施金》、《列维坦》等。曾想有一天我能见编辑和作者该有多好。20多年后的1989年，在莫斯科的索比诺夫胡同11号我访问了俄罗斯国家艺术出版社，见到了上述图书的责任编辑——69岁的尼科诺娃。我和她拥抱，并对她说读着她编的书长大，她的兴奋难以言表，那是一个老年编辑由衷的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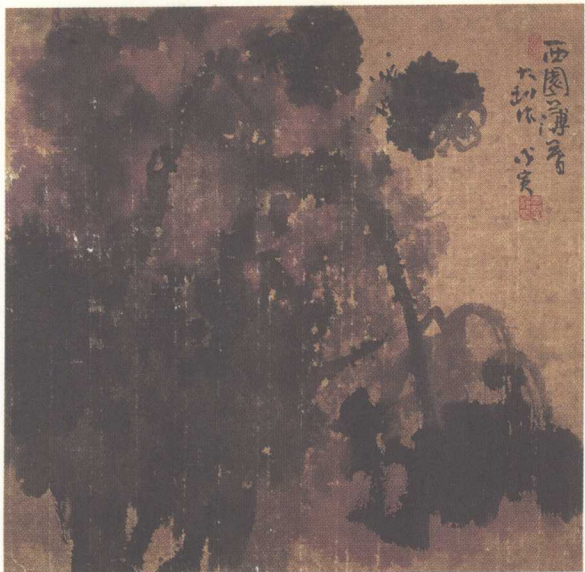
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，我坚持创作和研究，同时坚持参加专业和学术活动。1979年—1998年的20年间，我两次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

了个人作品观摩展，先后在美国、马来西亚、德国、加拿大和法国举办了个人画展，参加了第6届、第8届全国美展和各种重要展览。还为南艺、南师举办了讲座，担任研究生毕业答辩的委员或主席。担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负责理论研究的组织规划等工作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形式探索一度很感兴趣，此后的三四年间画了一批荷花题材，旨在表现。把对艺术的理解完全寄于形式中，在材料和用色上都作了些尝试，引起同道们注意，评论家曾予肯定。在此基础上，因编辑《敦煌石窟艺术》（22卷本），数次西赴河西走廊，被西部山川震撼，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对形式的探索又回到对大自然的感受上。特别是1995年的帕米尔之行，使我决定了以山川抒胸臆的艺术表现目标。帕米尔的原生态的山川状态令我驻足沉思，也使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。这一年我50岁，知道了郑板桥“眼中之竹”到“胸中之竹”的



荷花系列之一（中国画）1993年



西园薄暮图（中国画）1998年



与父母亲在南京（1994年）



与妻子在泰山（1992年）

意思，但真正地到“手中之竹”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无知和弱小。白石“天涯亭过客”的印文实在深刻，“一息尚存要读书”是天才的感受，我是平庸之才，不读书断无出路。

从1995年的10年来，对于我是个形式逐渐淡化的过程，由最初崇尚形式和气势到渐趋中和温厚，思考中国画的内蕴，对宋人丘壑营造的谨严渐有心得。初始彩墨混用，渐渐醉心墨法，多以没骨写山川之表。待细细研究了元人和黄宾虹，方知用笔一途是弘扬中国画传统的正途。如此一来，“张力”、“视觉冲击力”、“构成与表现”这些很西方化的因素在我的心中和笔下渐渐退去。而对吕凤子反复阐述的荆浩观点“生死刚正谓之骨”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。近60岁时方明白“扶正固本”的道理，理解了宾虹老人“艺术就是祛病增寿的良药”的结论。研究200年以来画家生平，长寿的多是大师高手，短命画家一般艺术观上有问题。人格、艺术、心胸境界和寿命之间有一种关系，这也是中国画的玄机所在吧。中国画是个十分本土化、个性化的艺术形式，它的本体规律已运行数千年。规律是不变的定数，惟有顺应之。“夫山水画者，非文人莫属。”（黄宾虹）这是对中国山水画的精辟认识。画家到文人还有一段路要走，我对此信念坚定，前贤是艺途的楷模，规律的东西不须再去创新。

我生也晚，未及亲聆大师教诲。但有文字及作品在，正可以借镜研究，不断反省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之外最当要紧的是陶冶心胸、锤炼人格、修养品性，这